文学新观察

阅读是人们感知社会的一根敏感的神经。文学阅读的问题关系文学大局

文学阅读的裂变

白 烨

这些年来，人们在观察和检视文学现状时，更多看到的是文学写作、文学生产和文学传播的种种新变，而较少看到与此关系密切的阅读群体、阅读方式和阅读趣味的深刻变异。事实上，人们较少予以关注的阅读，因为既影响文学接受，又关涉读者大众，更应察其变、观其向，以便洞见症结，把握脉动，对症下药地加以引导。

阅读的问题表面上是与读书有关的现象，背后则是社会生活不断异动的外化。而阅读的变化也是各种文化元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可以说，阅读是当下社会从物质到精神的整体生活的一根最为敏感的神经。经由这根敏感神经，可以觉知社会文化生活的种种流变与走向，也可以感知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与病象。

阅读现状不容乐观

当下文学阅读中存在的问题，人们从各种资讯中都可有所感知。比如，在2013年山东大学文学院举行的“文学阅读与文学生活”调查中，中文专业的大学生读者就表明他们所喜欢的作家彼此差距甚大、相当地参差不齐，前10名作家依次为鲁迅、金庸、韩寒、路遥、海子、张爱玲、余秋雨、三毛、徐志摩、钱钟书。这次还调查了2011年至2014年间山东大学图书馆文学类图书借阅情况，排在前3名的作品分别是《藏地密码》《张爱玲典藏全集》《盗墓笔记》。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则信息也表明，最受大学生读者欢迎的，高居排行榜前3位的是《明朝那些事》《藏地密码》《盗墓笔记》。更有甚者的是2013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在网上举行的“来说说‘死活读不下的书’”的投票，经由3000多位网友票选，《红楼梦》《百年孤独》《三国演义》《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水浒传》《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尤利西斯》，名列前10位。尽管这次参与投票的网民主要集中在“90后”和“00后”，但他们所显示出来对经典文学的厌弃与排斥倾向，却不能不说是惊人的。

还有一些整体性的阅读调查数据，也让人难以乐观。如从“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得到的数据来看，2014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6本，与2013年的4.77本相比，减少了0.21本。这样的一个人均读书量本就不多，却还在减少，是非常令人忧虑的。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一阅读量应该处于倒数前几名的位置。去年，有关方面就披露过一个材料，我们的人均阅读量为4.5本左右，而日本是40本、韩国是11本、法国是20本、以色列是60本。这些数字都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国民不大爱读书，也不大爱买书。阅读的背后是学习的态度，不爱阅读也意味着不爱学习。这种阅读状况，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文学阅读的背后，是众多的读者。读者是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需求也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就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来说，阅读的需求就很不相同，阅读的趣味也大相迳庭。一般来说，年轻的读者更喜欢在阅读中寻求宣泄与娱乐，文化层次不高的读者则更愿意在阅读中寻找热闹与消遣。白领读者愿意在职场小说的欣赏中反观自我，女性读者更愿意在爱情小说的品味中寄寓梦想。这些需求，或专于快感，或偏于实用，不能说不合理、不适当，但其中显然也存在高下之分、雅俗之别，而越是囊括了不同层次读者的大众化的取向，就越偏于“俗尚”，乃至“低俗”，这也显而易见和无庸讳言。

浏览正在取代阅读

阅读，一般是指通过纸质作品的阅览，获取知识与营养的一种方式。这里包含了两个要素，一个是阅读对象是纸质读物，一个是阅读的目的是获取各种知识。但现在由于在纸质作品之外又出现了数字图书、电子作品、线上读物。但在严格的意义上说，这种在电脑上的快速点读、在手机上的快速拨读，实际上只是浏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阅读。如果硬要算作阅读，也是一种浅阅读、轻阅读。

“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相关数字表明，从2014年起，我国国民受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Pad阅读等）的接触率为58.1%，较2013年的50.1%上升8.0个百分点，数字阅读率首次超过传统阅读率。而2014年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达到51.8%。首次调查的微信阅读指标还显示，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为14.11分钟，其中成年微信阅读接触群体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超过40分钟。

伴随以上信息的，还有一些比较乐观的说法。比如，有人认为“数字阅读或能成为下一个互联网经济的风口”，有人认定“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传统阅读模式”。但只要稍稍作一些分析，便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其实是有喜又有忧，有利又有弊。甚至从阅读的本义、阅读的效用上看，这种浏览式的阅读取向因带有显见的碎片化、娱乐化、功利化和快餐化的先天不足，比起传统的纸质阅读，是要大打折扣的。清华大学“新媒体指数”研究团队的调查结果显示，微信阅读中70%的公众号主打的是趣味性与娱乐牌，仅15%的比例为文化类。事实上，目前的微信内容整体上良莠不齐，相当芜杂。因此，不少业内人士指出，尽管“微信阅读”的社交性特征明显、分享频率很高，但是由于内容多以碎片化、跳跃式为主，且内容有欠准确，仅凭此渠道获取资讯与知识，是不靠谱、不可靠的。

从目前来看，数字化产品层出不穷，数字化阅读也成为一些人的主要阅读方式，甚至大有主导青少年读者的阅读世界与阅读走向的趋势。因此，指出这种以浏览取代阅读的问题所在，让更多的人们认识这种所谓阅读的局限与缺陷，提倡纸质阅读的不可偏废、深度阅读的不可替代、经典阅读的不可或缺，显然既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值得关注的“二次元审美”

近年还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所谓“二次元审美”的兴起与流行。人们通常把魔法存在的虚构现实世界称为“异次元”，把漫画或动画中的世界称为“二次元”。“二次元”审美，由漫画、动画、网游到手游，再透过网络平台如QQ、YY、微信、微博、陌陌等，形成整个二次元文化体系的完整结构，跟传统文化及审美方式彻底割裂。“二次元”审美中的世界都带有超验性，人物都带有“萌属性”。“二次元”利用萌化、少女化、拟人化的手段，软化了现实世界冰冷的运行法则，带有强烈的游戏感和青春乌托邦色彩。因为这个虚拟世界慰藉了他们的心灵，完全摆脱了现实中的主流价值观，离开了现实中的种种压抑、愁困，使得新一代都沉醉于“二次元”审美的世界里难以自拔。

有学者指出：审美其实就是世界观，只是它从头到脚插满了大大小小情绪性的标签，显得比世界观更加生动且更容易辨识。二次元审美的核心是互联网虚拟属性和青春的特质共谋的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必须要信仰一个东西，就是觉得在网络当中存在和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一个“异世界”，你必须信仰它，觉得这个东西和现实世界是一回事，也是真实存在的。

在“二次元”审美的背后，既有阅读取向的逃离现实、耽于虚幻，又有媒介革命带来的新的文化图景与新的生活方式。这一现象在青年受众中的广为流行，势必对传统的文学与文化构成挑战。如何在了解“二次元”的前提下，肯定其新异而有趣的元素，指出其虚幻与虚妄的一面，并使主流文化汲取有益营养、强化艺术创意，以赢得大众市场、吸引青年受众，是一个绝大的时代课题。

文学阅读看起来是文学传播之中的一个环节，但其实是文学生产的终端所在。而阅读本身，内含了接受、学习与教育的多种功能与多重意蕴。如果文学生产的这个终端是浅俗化的，那就使文学生产的意义大打折扣，并给未来的文学发展在受众层次与文化情趣诸方面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无形的障碍，甚至诱导包括创作与传播在内的文学生产向着浅俗化方向倾斜，并使传统文学、经典作品更难以得到坚实的生存与持续的发展。因此，文学阅读的问题既关乎着文学生产，又关乎着文学大局，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

冯牧藏书手稿入藏现代文学馆

日前，冯牧先生的女儿女婿程小玲、任肖兵夫妇，将冯牧的珍贵手稿《战地手记》以及生前收藏的作家著作签名本1000多册、名家书法作品等，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雕刻家宋小鸿也将他创作的冯牧铜像原创青铜定稿捐赠给文学馆。冯牧早在延安时期即开始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工作，著有《冯牧文集》9卷等。上世纪50年代后，冯牧长期在文艺界不同岗位担任领导工作和从事文艺评论工作，培养和扶植了一批又一批青年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捐赠仪式上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作家、批评家承受了冯牧先生的知遇之恩，冯牧的精神遗产对当代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需要我们认真继承。

专家研讨《与魔鬼博弈》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张雅文长篇报告文学《与魔鬼博弈》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是作家张雅文三度赴欧洲实地采访，追寻15年，深入探访历史见证人后推出的新作，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被列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项目。该书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钱秀玲、拉贝、辛德贝格、卡尔昆德、何凤山、谷川照子等国际志士从法西斯魔掌中拯救众多生命，以自己的勇敢展示了崇高的人性之美。该书以历史为镜鉴，以全球的视野对苦难与现实、历史与未来、战争与和平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深层思考。

程树榛自传《坎坷人生路》意蕴深远

由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东方出版社举办的著名作家程树榛自传《坎坷人生路》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程树榛从事文学创作多年，著述颇丰硕。《坎坷人生路》于他个人是记忆的打捞，对中国文学来说堪为历史的存证。作者恳切面对自己的内心，以平和心态叙说坎坷的人生经历，不回避工作和生活中曾经遇到的诸多矛盾，也展现早年非常年代里自己的心路历程。

折腾着做人好

黄亚洲

读夏云翔的散文集《共望明月各自泪》，文笔这么细腻，回忆这么清晰，历史这么诡谲，风浪这么起伏，捧在手里简直就放不下来。

我想说这么几个感想：

第一个想法，高手确在民间，包括作家确在民间。这本纪实性的散文集，每一篇的行文都极其流畅，叙述文字肥瘦得宜，关节点上常有细节陪衬，全书自有一股叫读者乖乖跟着走的气场。

由此想来，多少作家深藏于民间与埋没于民间。这些潜在的作家，或是未曾写过，或是写了也不当一回事情，只是出于心境，客串文学一把。但我要说，这是敢于且善于在历史与生活中提炼东西的作家，有话要说并且善于说话的作家。

由于网络的兴起，表达渠道无限拓宽，现世一下子涌现出许多叫人惊喜的写手与作家，阅读他们的作品会叫人频频拍案，他们也迅速登上了各种文学的排行榜，声名鹊起。然而，更多的作家可能尚在民间，在民间的局部，不为人知。人家摆弄文学，根本不想“爆得大名”，只想面对历史与面对自己，只想说一些他们很久就想说的话。

第二个想法，历史的描摹非常需要工笔画。

我们常常用概念或者较粗的线条来勾勒历史，往往不知道历史的细节与“实证主义”会这么打动人。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个的细节。夏云翔在这本纪实散文集中，就喜欢用小数点式的精微娓娓讲述他的家族演变，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用如此冷静的笔墨将这一段不好表现的历史，描成了一幅工笔，丝丝入扣。

历史是需要标本的，夏云翔就制作了一个，他是泥水匠，他把文字鼓捣得很细腻。

第三个想法，这辈子还是折腾着做人好。

夏云翔这人，很会折腾。当年设法跑进新落成的“兵团丝厂”做泥水匠，一做4年，就是一次折腾。接着就是改革开放，他当了濮院镇第一家“乡镇企业”的头，白手起家，干出了不小事业，而在羊毛衫行业如火如荼的当口，他又出人意料地转了型，搞起了观光农业。如今，年逾花甲的夏云翔又在濮院镇建了一个武术馆。当然，现在他又对当作家产生了兴趣，一出手，就是一本好书。

做人折腾而至精彩的人，我特别尊敬。

□散文

偶尔京剧

应 帆（美国）

中国国家京剧团来纽约演出，托朋友的福，得了两张位置颇好且免费的票。我先游说了太座半日，说动她愿意同行；又恳求了岳母大人周末像平常一样代看孩子，再安慰了喋喋不休要和我们同行的两个小子，我们才得以打破三娃父母的生活常态，偷得一晚闲情，迎着满城风雨，去曼哈顿的林肯爵士乐中心看一场京剧。

这一晚，国家京剧团三团演出的是全本《杨门女将》。大幕拉开，最先注意到的是舞台一侧坐着的乐队和乐队成员们的乐器，有捧着二胡的，有托着扬琴的，有敲锣的，有打鼓的，也有吹喇叭的……一开场，他们由静而动，纯粹的中国乐器发出纯粹的中国声响，倒真是“先声夺人”，把人一下子拉进了中国和京剧的氛围。

第一出戏，舞台中央是标准的戏台子道具，红花花的桌布和椅面，椅子仄高，不像给人坐的。4个男仆、4个佣妇喜滋滋地鱼贯而过，往桌上放了寿桃。穆桂英出场，一样喜滋滋的，因为天波府要庆祝杨宗保的50岁生日。她回忆起自己是“女汉子”的辰光，感叹现在自己安于铺桌排席的主妇状态，便优雅不失风趣地唱道：“可笑我弯弓盘马巾帼将，传杯摆盏内外忙。想当年结良缘穆柯寨上，数十载如一日情义深长。”然后孟怀远、焦廷贵来了，报告了杨宗保命丧疆场的消息……

许是人到中年，这样的戏剧开场竟让我险些落泪。写小说、也曾写剧本的我，倏忽之间仿佛有所悟：这样的主角，这样的心理活动，这样的喜和悲，这样的戏剧张力，在短暂的时空里呈现在观众眼前，何尝不是其他艺术形式和各类作品孜孜以求的效果呢？由此入戏。我发现自己竟也能根据脸谱和唱词粗略地区分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注意到女角们的头饰和服装，看见男角们可以有黑色、白色、红色、灰色之类或长或短的胡子，欣赏各式各样的唱念做打，为种种耍幽默和抖包袱而融入哄堂之笑，为旦角细碎的步子行成云流成水而啧啧称奇，为武生们马前鞍后舞枪弄刀和连翻跟头的绝技而掩口惊呼，也似看懂旦角抖抖的水袖里暗隐的心思，明白老生颤颤的胡子传达的情绪……

我更喜欢琢磨的是唱词和对白，而最大的感慨或许是“唱得比说得好听”，不仅因为这些唱词讲述故事、表达情愫，也因为它们有韵有律，或者铿锵，或者朗朗，让我们这些中国制造的耳膜和耳鼓倍感愉悦。

也有时候，惹我定定看着的，竟然只是一个字，一个大大的汉字。比如前面几出戏，舞台幕墙上或者旌旗上都写着字，“寿”字，“杨”字，就这么一颗汉字，描摹的氛围，表达的情绪，传递的历史，那么清晰，又那么纯粹地中国。

这出戏前半场是文戏，是感情戏，人物故事多在天波府的庭院之中。后半程却是武戏为主，背景幕布换成群山起伏、峻岭连绵的塞外，风景不同，场面迥异，不仅避免了可能的沉闷、冗长和单调，也满足了不同观众和不同口味的需要。

那武生一出场，连翻四五个跟头，从舞台左后方翻到右前方。他身形站定之时，立刻获得满堂喝彩。武戏里面，各位将军头上插两根雉翎，肩上插一排小旌旗，也是传统和特色。他们拽住自己头上的雉翎，一壁颤耍如蛇，一壁唱动天地，英姿飒爽里更有一种别样妩媚。我本以为上半场文戏里的穆桂英和下半场武戏里的穆桂英都是一位演员所演，暗暗称奇，后来知道是两位演员分别饰演，倒觉得更合情理了。

看这么一场京剧所生发的感慨，更多也许还在戏外。《杨门女将》这样的题材，叫人联想历史、回味传奇之余，也想起童年，想起爷爷辈人物曾经口口相传的那些故事，还有一本本小人书曾经输送的情怀，还有父母曾偶尔带着我们去看家乡淮剧的旧时情景。

同包厢的月亮女士是位年轻的箜篌演奏家，对音乐更敏感，因看到演出的林肯中心一般是爵士乐演出场所，感叹道：“在爵士乐的氛围里看一场京剧，真让人有穿越之感！”我听了，也不禁莞尔。现今时代，无论是在美国纽约还是在中国北京，甚至在这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看京剧，看中国的这古老戏种，都会有穿越之感的吧。

我不是票友。说起来，对京剧有兴趣，应是出国后的事情。与其说是对京剧有兴趣，不如说是对中国的一切有兴趣；而如果不出国，我说不定对京剧和其他中国的一切也就是熟视无睹地了无兴趣了。记得第一次回国，早早就请大学好朋友老毛子买了北京保利剧院折子戏的票，自以为是地觉得国粹在中国等着我这个游子。记得那回看的是《大闹天宫》之类的武戏，满场子的叫好声和掌声，萦绕心间，经年不忘。距离可能让我们遗忘，也可能让我们珍惜，人就是这样复杂奇怪的动物。

常言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京剧里那锣鼓喧天的热闹，那插科打诨的诙谐，那丝竹管弦的情调，或许还有那粉白脂红的喜悦和忧伤，对如我这般的看客来说，也许只有等到人到中年，等到人在异乡，等到流行歌曲成为青春的记忆一种，才能偶尔看，并看出幕起幕落之间、戏里与戏外、热闹和怀旧的人生况味吧。

广告处 电话 65369288 传真：(8610) 65003109 总编室 65369316 经营部门 65369405 发行部 65369319 零售周一至周四1元/份 周五1.5元/份 周六1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153号